

广告人

胡 万 春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广 告 人

胡 万 春 著

华三川 范生福插图

范一辛 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上海印刷六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5.625 插页4 字数101,000

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5,000

统一书号: R 10024·3830 定价(三)0.53元

广 告 人

目 次

骨肉(1)

路(18)

过年(50)

卖饼(68)

金色的梦(90)

带给妈妈的馒头(108)

广告人(114)

金马玉堂(152)

后记(175)

骨 肉

一

一九三六年，我还只有九岁。家里除开四个人以外，便只是放在屋中央的一张破方桌，靠墙角搭着的一张板床，和一只当板凳用的空柜子。房子很老了，墙上的石灰已经剥落。窗格子上缺了两块玻璃，妈妈用旧“申报”糊着。往往太阳已经西沉了，桌子上还放着午饭时留下的没有洗过的碗筷；苍蝇嗡嗡地叫着，叮在碗沿上。

妈妈虽然还只有四十多岁，可是她整天愁柴愁米，因此她显得很苍老，头发也有些灰白了，眼角上的皱纹，多、长而又深。爸爸挣钱很少，每到月底，他总得腋下挟一包旧衣裳，去上“当”店。妈妈为了补贴家用，一吃过中饭，连家里也不收拾，就出去帮人洗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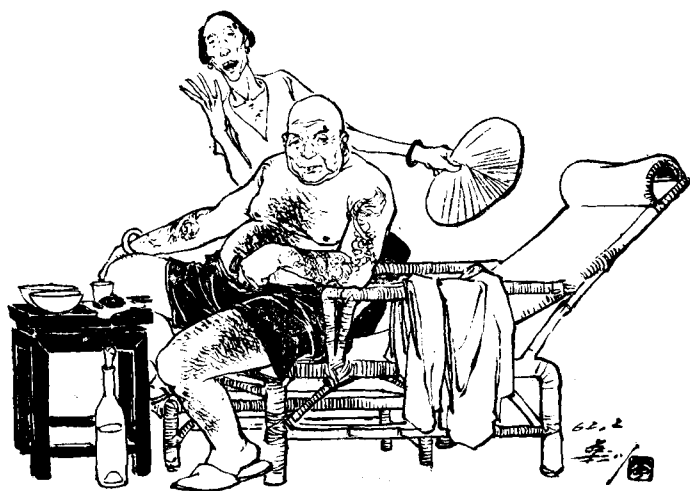
每当妈妈出外替人洗衣去，她总叮咛我不要贪玩，要我管好妹妹。妹妹还小咧，刚会扶着床沿走路，会叫我阿哥。我挺喜欢妹妹，她有着胖胖的小圆脸，大大的黑眼珠；妈妈

还替她扎了一根红头绳在小辫子上，真是好看极了。我家还养了一只小花猫，它挺调皮，会把两只后脚撑在墙上，头朝下的倒立起来。有时妈妈回家晚一些，妹妹哭了，小花猫就用两只前爪，戏弄着小皮球，跳来跳去的闹着，往往引得妹妹笑起来。因此妹妹也挺喜欢小花猫；有时她还把小花猫搂在怀里，哄它睡。妹妹自己睡着了，小花猫也就伏在她的脚边，蜷起身子睡觉。

傍晚，妹妹跟小花猫睡得真香，我到了这时候，就静静地爬在窗口瞧着，等妈妈回家。我的眼睛总看着远处的后弄口。这已经习惯了。每次妈妈回来，总是从那灰色的墙角转弯，然后慢慢地向着后门口走来。可是我总得经受无数次的失望，从那灰色的墙角间钻出来的人，常常不是妈妈。

在这时候，每一家的后门口，人们往往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，手摇着芭蕉扇，跷起脚乘风凉。住在我家附近的高老板，更是悠闲自在，还袒胸露体地喝酒，我一看见他就讨厌。他的胖脑袋光秃秃的，闪着亮光，好象搽过猪油似的。笑起来眯着眼，笑声就象哭声一样；笑得厉害了，连身上的肥肉也会抖动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因为没有吃的，妈妈时常强装出笑脸，偷偷地走到高老板的跟前，向他恳求，借几个“印子钱”；有时便是去还利钱。逢到这种时候，高老板便露出了讨厌的黄牙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

“……这时候只有我肯借钱给你，凭良心……这是轻利钱……轻利钱……娘格起来……”



“是呀，是呀，利钱再轻也没有了，十元钱给你用一月，只收你四元利钱呀！”高老板娘这时也插了上来。她在太阳穴上贴着两只钮扣似的小膏药，尖鼻子，黄脸膛，手臂膊瘦得象柴梗。她一面替高老板打着扇，一面哼着嗡鼻子，象应声虫似地说着：“这是我家老板有义气，心肠慈悲，才肯借钱给你呀……嘿嘿……”

谁不知道，高老板是靠着放“印子钱”才发财的，还不知逼死了多少人命呵！我还记得，前弄堂的李家阿姨，就是借了他的三十元“印子钱”，利上滚利，不到一年，就变成一百多，最后她没有办法，就用裤带扎在梁上，上吊死了……。我那时真想不明白，妈妈明知这些，为啥还要向高老板借钱呢？

每次都是这样，妈妈从高老板处回来，暗暗地揩着眼

泪……。我对这点是知道的，妈妈心里难过着呢！

从场面上看，高老板是做鸡毛帚生意的，后门口放满了柏油桶、竹竿以及腐臭的鸡毛；可是骨子里，他并不靠做鸡毛帚生意赚钱，主要的是放“印子钱”给做小生意的小贩。往往在大清早上，我们还在睡梦中，就被嘈杂的人声吵醒。这无须说得，一定是高老板叫他的徒弟（流氓）打那些还不起利钱的小贩。我看见过几次这样的把戏，那些象疯狗似的流氓，只要高老板一使眼色，就会一拥上前，把那些小贩打得鼻青脸肿，最后还得还钱。爸爸每天到这时候，被吵得睡不着觉，就一边洗着脸，一边骂山门，说高老板真缺德，利钱拚命抬高，把穷人的皮都剥了，还得吃肉，……怪不得到了四十几，连一个儿女都没有……

天黑了，屋子里暗洞洞的。我左等右等，眼也望穿了，可是妈妈还没有回来。隔壁人家的妈妈，在后门口喊着自己的儿女回家去吃晚饭，但我家连晚饭也没有烧。妹妹醒来了，她哇哇地哭，大概是肚子饿了。我横哄直哄，说什么也哄不好，于是，我也只得哭了。但一想到妈妈说过，做阿哥的哭是塌台的，就勉强忍住了眼泪，又去哄妹妹。

“阿哥！妈……妈妈……”妹妹把眼皮子也哭红了。

“好妹妹！别哭，别哭，妈妈就会回来的！”我哄着妹妹。

到这时候，我就学妈妈常唱的催眠歌，把妹妹搂在怀里。妹妹哭乏了，也就没再哭，静静地用两只小手玩着我胸前的钮扣。小花猫躺在我脚边，也肚子饿了，直是喵喵呜呜

地叫。我一听得隔壁人家的关门声，和后门传来的脚步声，我总试着猜，是不是妈妈回来了？我总得这样那样地失望好多次，直等到扶梯上响起熟悉的声音，房门慢慢地开了开来，我才高兴地叫：

“妈，你回来啦！”

“嗯！好孩子，饿了吧？”

妈妈总是擦一擦脸上的汗，理理灰白的头发，嘘一口气，把一只铅桶冬的朝房门口一放，走过来看我一眼，就用手轻轻地抚一抚妹妹的头发。这时候妹妹倒反而哇的一声哭了。

妈妈点亮了煤油灯。妹妹不哭了，接连叫着妈妈。小花猫也活泼了，尾巴翘得老高，爪子拉着妈妈的裤脚管，直打转。

这时候，一切都好了，我那悬着的心才算安放下来。我觉得窗外的月亮在笑，桌子上煤油灯的火苗也好象在欢乐地跳跃，整间屋子都欢乐了。妈妈开始烧晚饭，碗筷声叮叮当当地叫人顶高兴。妹妹逗着小花猫玩，她直是眯眯笑，笑得她脸上的小酒窝深深的。我快乐地帮着妈妈拎水、端菜、揩桌子、摆凳子。

“阿爸！”妹妹跳着叫了起来。

小花猫也高兴得喵喵叫了。

我回头一看，果然，爸爸也回来了。爸爸上身穿了蓝布中装褂子，下身穿了补满补钉的破裤子，橡胶鞋也开了口，破得不能再穿了。爸爸有着黑黝黝的脸膛，剃平顶头。他手

里拎了饭盒，总是习惯地在房门口站一站。这时候，他总先从袋里拿出一个小纸包，打开纸包拿出两块麻酥糖，妹妹一块，我一块。我拿了糖，舍不得吃，仍用纸包了起来，因为明天爸妈不在家，妹妹哭了，好哄哄妹妹。爸爸在这时候算是最快乐的了。再过一下，他又摇头叹气。因为厂里正在裁人，怕万一被裁了，失了业，一家四口没法生活。爸爸显得苍老多了，脸上皱纹越来越多，五十岁的人，看起来象六十岁了。爸爸做过轮船上的火夫，做过铜匠，做过救火会的仆人。有时爸爸高兴，就讲航海故事，我抱着妹妹，静静地听着。

吃过晚饭，一家人就都睡了。

月亮光打从窗口射进来，妹妹在甜蜜地睡着，她那胖胖的小手，靠在妈妈的脸上。我睡在地铺上，爸爸睡在我身旁，总轻轻地替我盖好被子。

二

有一天，妈妈总算给我们盼望回来了，可是爸爸还是没有回来。

煤油灯里的火苗跳跃着，屋内忽明忽暗。小飞虫绕着灯光嗡嗡叫。卖馄饨面的梆子声也笃笃地敲过来了，可是爸爸还没有回来。妹妹睡在床上，小鼻孔轻轻地翕动着，时时拉开嘴笑，大概是在做着美丽的梦吧！

“唉！快十一点钟了，你爸爸还没有回来，我左眼皮别别

跳，一定出了什么事啦！”妈妈放下了针线，朝着我忧愁地说。

“我们去看看爸爸吧！”我急忙说。

妈妈听到我这么说，先是呆了一呆，接着叹了口气，就下了决心似的，抱起了妹妹，拉了我的手，关了房门，走出了弄堂口。街上的店门都已关得铁紧，冷清清的，只有几个乘凉的人，还坐着在打瞌睡。天空连一颗星星也没有，漆黑一片，凉风迎面吹来，吹得我直打寒噤。妈妈抱着睡着的妹妹，我拉着妈妈的衣角，朝爸爸的工厂走去。走得不远，几颗雨点滴在我的脸上了。

“妈！快走吧，已经下雨啦！”我对妈说。

“唉！天老爷也不帮忙。”妈又叹了口气。

我们走了好久，慢慢的看见了工厂。这时，雨已经下来了，我的衣服也已经湿了。街上更显得昏暗，连一个人都没有，只有黄包车偶然在路上拉过。忽然，我看见一个人踏着蹒跚的步子，跌跌冲冲地迎面走来。看不清他的脸，可是好象很熟悉。但我听妈说过，夜里走路，常会碰到拦路贼的，要抢衣服。

“妈！有人！”我惊慌地说。

“不要响！”妈捏紧了我的手说。

对面这个人，越走越近来了，看样子好象吃醉了酒。这个人慢慢地走到近前，我渐渐认出来了。妈妈突然放了我的手，大声说：

“啊！是你？”

“是爸爸!”

爸爸身上发散出一阵一阵难闻的酒味，他抚了抚我湿漉漉的头发，看了看妈，嘴唇动了动，连什么话也没有说出来。我仔细地看了看爸爸，发现他的脸色很难看，好象一个病人。爸爸领着我，走了一段路，阴郁地说：

“我失业了!”

“我们的生活怎么过呵!!”妈妈伤心地哭了起来。

爸爸痛苦地咬了咬牙，把我抱起来，叫我坐在他的肩上，走得很快。

天空电光一闪，一声霹雳，大雨顷刻哗哗而下。路旁的梧桐树，被狂风吹得摇摆不停。爸爸象疯了一般，飞快地奔了起来。我吓得抱紧了爸爸的头直喘气。妹妹哭了，妈妈跑不动，爸爸还是拚命地奔。跑了一会，只听得后面妈妈在叫：

“等一等啊!”

爸爸放下了我，脱下身上的衣服，等妈妈走近，就把衣服包在妹妹的身上。妈妈披头散发的，脸色发白，喘着气，把妹妹给了爸爸。妹妹冷得嘴唇发青，直是哭、叫，连嗓门也哑了。狂风吹来，暴雨也扑面地滚滚而来。我冻得直是索索抖。

“这种日子还有啥过头，我们都去死吧!”妈妈咬着牙说，“反正要饿死的!”

“哼!废话!”爸爸狠狠地说。

我知道爸爸失了业，今后的生活会更苦的……。唉！我们又奔了起来，妈妈在我背脊上摸了摸，轻轻地问我：

“冷吧？”

“嗯！”

雨越下越大，连阴沟水也满了上来，街道上都是水。妹妹被雨水打得直打冷噤，低声地哭着。

“轰隆隆”，又是一声霹雳，照得世界铮亮一片，我看见爸爸跟妈妈的脸色都是铁青的。

“唉！这个年头真要造反喽！”爸爸说。

三

妈妈坐在床沿边，手轻轻地拍着妹妹。小花猫一声不响，低着头，两只眼睛象要打瞌睡似的，蹲在妈妈的脚边。我玩着香烟牌子，坐在窗口旁边。我觉得妈妈老了，白头发更加多了，脸上的皱纹也更加深了。屋子里静悄悄地。爸爸精神颓丧地走回来，连一句话也没说，只是看了看妈，把两只手一摊。妈妈失望地低下了头。

正在这时，隔壁的高老板娘走了进来。我呆呆地看着她，觉得奇怪，她的鼻子竟会是这样的尖，就好象是老鹰的嘴巴似的。她向爸爸点了点头，打从尖鼻子里发出哼哼的奸笑，用手帕掸了掸凳子，慢慢地坐在妈妈的身边，说：

“嚟唷！象有心事呀！”



“唉！苦命人嘛！”妈说，“欠你的钱怎么办啊！”

“那也不要紧，嘿嘿……高老板近来生意也不大好，要不是，钱倒无所谓……世口真紧呀！”高老板娘的黄脸一紧，太阳穴上的小膏药也几乎落下来了。她假惺惺地说：“……我也说过，近来你们困难，不过钱总是要还的……”

“我们现在连利钱也付不出，哪来的钱还本呀！”妈妈苦着脸说，“……他爸爸又失业，这个年头太坏喽！”

“嘿嘿……是嘛，我也这么想。不过高老板发起脾气来，你们是知道的，连我也吃不消。……”高老板娘面孔一下子沉了下来，朝着爸爸说，“去想想办法呀！”

“人也快饿死了，哪来的钱？”爸爸不客气地说。

“是嘛，你们一家四口，有两个孩子，你又不挣钱，是困难哪！高老板说，他倒很想有一个孩子，可是没有福气。”高老板娘说完，看了看爸爸的脸色，站起身来说，“你们的小妹妹倒也生得满好看，要是高老板有这样一个孩子，那他可乐啦……钱嘛，小意思。”

高老板娘偷偷地看了看妈妈，身子一扭一扭地走了。

“唉！真他妈的见鬼。”爸爸跳起来说，“借他们五十元钱，一个月光是利钱就得给二十元，这么下去怎么得了！”

妈妈呆呆地瞧着妹妹，泪珠象断线珍珠似地挂下来，咬了咬嘴唇说：“媛媛多乖巧呀，还只有一周岁多点的人，会说会笑的……你不在的时候，她爸爸、爸爸地直叫……这么生龙活跳的人……人真狠心啊！他们要我们骨肉分离呢。”

“高老板是地头蛇，有钱有势……不还他钱，我们还能做人么！”爸爸双手捧了头，坐在小凳子上。

我还不明白爸爸跟妈妈在说些什么，不过我知道一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。

“我不能将孩子送人。”

“还不是到头来病死，饿死！”

“这是亲骨肉呵，我没有她，活着做人还有啥兴趣。”

“本来就没有兴趣了！”

“你黑心肠！”

“唉！人心是肉做的啊，只怪这年头太不好了！”

天夜了，家里没有点灯，月亮在云堆后面藏着，窗外黑糊糊的一片。壁上有小飞虫撞着，吱吱啪啪的响。妹妹睡着，妈妈象木头人一般的坐着，爸爸托了头靠在方桌上。

夜深了，屋内象死一般的静寂。

我睡着了，梦见高老板凶恶地抓着爸爸的衣领，向爸爸要还钱。爸爸脸胀得血红，怒气冲冲地给了高老板一拳，高老板象只元宝似的仰天一跤，跌在地上。爸爸苦笑着，抱起了妹妹便走。高老板忽然拿来了一把铮亮的菜刀，追到爸爸的背后，举起手来，一刀……我哇地叫了起来，睁开眼睛

一看，只见屋内漆黑一片，什么也没有。

我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过不多久，我好象听见妹妹在哭，而且哭声是从窗外传进来的。

“妈妈！妈妈！”妹妹凄惨地哭叫着。

“唉！你不要叫妈了！孩子，去过好日子吧！”妈妈哽噎着说。

我跳了起来，只见屋内油灯里的火苗在孤独地跳跃。

“你妹妹到高老板家去了！”爸爸痛苦地说。

我哇地哭了起来。

四

我们付不起房钱，搬了家，住在一间阴暗的阁楼里。妈妈还是日夜出去替人洗衣；一个月挣的钱，只能买到四斗米。爸爸终日奔跑，找遍了所有亲戚朋友，可是总找不到职业。小花猫在搬场时扔了；我记得很清楚，爸爸抱了它，走过了三条马路，放了它，转身就走……

晚上我们睡的是地铺，三个人挤在一起，连转身也不容易。妈妈常在半夜里想起了妹妹，轻轻地哭着，有时抽抽噎噎地直到天亮。早晨妈妈照常出去替人洗衣，爸爸就给我够买一只大饼的钱，算早餐。有时我坐在地铺上，想起了妹妹，连大饼也吃不下了，就哭着问爸爸：

“爸爸，为啥要把妹妹送人呢？”

“唉！孩子，爸爸也不愿意将妹妹送人呀！”爸爸抚着我的头，痛苦地说，“我现在只希望你永远也别离开我……孩子，你不明白，做父母的都是疼爱自己的子女的，把你妹妹送人，那是不得已呀……孩子，等你长大了，生活一定会好的，再不会象你爸爸现在这样了……我们穷苦的工人受不了喽！你爸爸真恨死这个世道啊！……”

我把头埋在爸爸的怀里，爸爸轻轻地摸着我的背脊，把头转向别处，喃喃地说：

“将来的世道一定会好的……”

“爸爸，我去看看妹妹吧！”

爸爸摇摇头，苦笑了一下，就穿了衣服，一声不响地走了。

我日夜想念我的妹妹，白天在马路上逛，晚上就跑到从前住的地方，站在高老板家门口，看着他家窗口里射出来的亮光。我们老早住的那房子，门口漆黑一片。高老板家的灯光，倒是挺亮的。我希望能在他家的窗口前看到妹妹，可是窗口挂着窗帘，又放着花盆，我什么也看不见。我抬头看着看着，



头颈酸了，就在街上兜。我不想就回家，过一忽儿，我又走到高老板家的门口，直等他家灯光熄了，窗子也黑了，我还孤零零地站在黑暗里。有一次，天下着细雨，我又去了，等着等着，细雨淋湿了我的衬衣，我抖着，觉得寂寞和凄凉。

忽然我好象隐隐地听到了妹妹的哭声，我的心里难过极了，心跳得很厉害，我慢慢地鼓起了勇气，去敲高老板家的大门。楼上忽然有了粗暴的人声，不知怎的，我竟恐惧了起来，好象怕给谁捉住了似的，返身就往大街上奔跑起来。等我跑到街道尽头，才停下来喘一口气，慢慢地回家去。细雨在索索地下着，卖馄饨面的梆子声在笃笃地敲。……

这以后，我有两天没到高老板家的门口去，可是我老惦记着我的妹妹。我想象着妹妹胖胖的小圆脸，笑起来时小小的酒窝，扎着红头绳的小辫子……她挥动着小手叫我阿哥，她拿小皮球逗着小花猫玩。……我下定了决心，一定要去看我妹妹。

爸爸早上给我大饼钱，我没有买来吃，等到下午，偷偷地换了身清洁衣服，到街上买了根棒糖，到高老板家去了。

我走到了高老板家。他家后门口依然放满了竹竿啦、柏油桶啦、臭鸡毛啦，可是一想起往事，心里总觉得凄凉。我进了后门，顺着扶梯，一步一步地走了上去。我看见前楼放着很多红木家具，窗口上摆着我看见过的花盆。高老板在八仙桌上算账，算盘珠清脆地搭搭响着。妹妹贴地坐着，玩